

人类起源的唯物辩证过程

吴汝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人类起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科学根据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唯心主义宣扬人是上帝或神创造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和孔老二宣扬的“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谬论，正是这一类货色。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达尔文等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给了唯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可是，由于长时期来受了唯心主义的影响，即使是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认识不到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作用，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他们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对人类起源问题只回答了一半。

革命导师恩格斯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伟大领袖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奠定了马列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明确了人类起源理论研究的方向，随着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新进展，人类起源的唯物辩证过程也愈益清晰地显示出来，为劳动人民提供了向剥削阶级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一、人类的产生

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之中。恩格斯指出：“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是从脊椎动物最高类型的灵长类中的猿类分化出来的，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

人类的远祖是一种古猿，原先是在森林中生活的。它们在树上进食和行动，能够用手把身体悬挂在树枝上，摆动身体，从一树枝移动到另一树枝，用手臂来移动身体，叫做“臂行”，因而它们的躯干经常保持在垂直的位置。它们有时也到森林边缘和空旷的林地上活动。在中新世（距今 2,500—1,200 万年前），地球上的温度普遍降低，气候变冷，伴随着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常绿的森林减少了，在许多地方被落叶林所替代。空旷的林地的增大和增多了。原先在森林中和在林边活动和觅取食物的古猿，在地面的食物比树上为丰富时，这种古猿便更多地到林边和河湖边缘的空旷平野上活动和觅食。从林中取食改变到地面取食，食物的种类也改变了，从主要是果类改变到较为坚硬的小的植物种子和块根等，也包括较多的肉食。为了适应这种全新的

食物类型和生活方式,齿列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经常地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来防御敌害和获取食物。在树林中臂行的习性为它们的直立姿势奠定了基础。站起来能看到大片林间的草地,在各个方向注视猎物 and 敌害。如有危险,附近就有树,可上树躲避,并加强群体的协作,共同来保卫。它们的身体细小和灵巧,大约和现代的黑猩猩矮小种的大小相似,容易站立起来,并善于奔跑,双脚逐渐丧失其抓握的功能。它们逐渐能两足直立行走,整个身体的结构和机能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前肢一旦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经常使用天然工具,手变得更为灵巧,也促进了脑的变化和发展,自觉的能动性在萌发之中。白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夜晚仍在树林中藏身或在悬崖的岩石间过夜。

在亚洲(包括我国南方的云南省),还有非洲发现的中新世晚期和上新世(距今1,200—300万年前)早期的腊玛古猿,可能是这种前人类型的代表,从它们的上、下颌骨和牙齿来看,已有着上述的明显适应于地面坚硬小块植物食物的变化,虽然可能还是居住在森林里。它们头部以下的骨骼可惜至今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行动方式还不了解,设想它们已能初步两足行走,虽然在林中活动时仍然是臂行者。

到上新世后期,这种前人(可能是腊玛古猿的后裔)变得适应于更为空旷的平野,双手能从事愈来愈多的精细控制的操作,进一步引起脑的改变,自觉的能动性发展起来,便能有意识、有目的地来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制造工具来进行生产,这就是真正劳动的开始,人类从此诞生。

这是古猿演变成人的整个过程,目前还很少有直接的证据,关于人类各种重要特征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目前还很少了解,这里只是根据一般的进化原理和间接证据作出的一些推论。

这里涉及一个人和猿的界限的理论问题。

能制造工具的是人,制造工具是人的特征。只有人能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恩格斯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但是如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说,不是人,就是动物,那就把人和猿的界限绝对化了,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在人和动物(古猿)之间划一道绝对分明的界限,割断人和动物的联系,那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恩格斯明确指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正是这种阶段,这是亦猿(动物)亦人的阶段。

能制造工具的是人,不能制造工具的是动物(包括猿),不是人就是动物,“非此即彼”,这是应该首先肯定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混淆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模糊了人的质的规定性。但是不能只承认“非此即彼”,还要承认有“亦此亦彼”的过程,承认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前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既保留有猿的旧质,又出现有人的新质,是亦猿亦人的阶段,这才是正确的、辩证的观点。恩格斯并且把这种观点提到这样的高度,认为这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恩格斯强调指出:“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

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把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

从猿到人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这是从猿到人的第一个质变,因而恩格斯说:**“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直立姿势的形成是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由于经常使用工具而产生了初级的“非纯粹”的意识及其外壳的始基性的语言,萌发了自觉的能动性,进一步便能开始制造工具,有组织的社会形态随着出现。人类每一种特征的出现都是一种质变。如果说,其他特征的出现还只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那末制造工具则是最大的一次质变或根本性的质变,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完成,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这个过渡阶段是人的新质和猿的或动物的旧质不断斗争的过程,是新质不断克服旧质的过程。从物质的主要运动形式来说,过渡时期还是属于生物运动形式的范畴,还是受制于较低级的生物学规律或动物学规律;在制造工具和社会出现之后,社会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二、人类的发展

从上新世后期到早更新世(距今约300万年前到150或100万年前),在南非和东非发现了大量南方古猿的化石,这种古猿也可能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我国的广大地区。

从已发现的南方古猿的全身骨骼来判断,可以肯定它们已能完全两足行走,虽然还不如现代人那样地完善,它们的身体还有些前倾。在迈步行走时,步态稍为笨拙。但它们善于奔跑,行动敏捷。它们有着接近于人的使用工具、武器和其它物件的双手,肩带则还保留有臂行和悬挂的能力。

它们的吻部突出,脑子小。小型南方古猿的平均脑量约为450毫升,只相当于现代人平均数(约1,400毫升)的1/3;大型的平均脑量约为500毫升,最进步类型的平均脑量约为650毫升,还不到现代人平均脑量的1/2。

从当时沉积的性质和伴生动物群来看,小型南方古猿是生活在一种空旷的平野,而肯定不是森林或者甚至不是林地。

从南方古猿脑模外表形态的研究,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已有分化性的扩展,从而推测它们可能已有原始的语言。

南方古猿类生存的时间,根据现有的材料,大约从五百万年前直到一百万年前。它们能否制造工具,目前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已在许多地点的下更新统地层中发现了石器,最早的接近三百万年。在东非的一些地点,在发现南方古猿进步类型的地层中,同时发现有石器,因而目前一般认为其中的进步类型已能制造工具。

非洲已经发现的南方古猿,一般认为至少是属于两个系统,即小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和大型的南方古猿粗壮种。后者随后绝灭了,前者则演化为更高级的人类(猿人)。1972年在东非下更新统地层中发现了一个头骨,形态比一般南方古猿为进步,定为人属,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从而认为是由这种进步类型发展成为以后的猿人,而整个南方古猿类都是绝灭的旁枝。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进步类型还是属于南方古猿类。

既然在下更新统地层中已有多处发现石器,它们的制作者可能是南方古猿类中的进步类型或是其他的进步类型,那末这种人类的中文名称,就不应当再叫做南方古猿。为了便于理

解,早更新世较早的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可以叫做早期猿人(包括坦桑尼亚的“能人”和肯尼亚的“1470号人”),以别于其后的晚期猿人(现今通称的猿人)。把所有的南方古猿都说成是真正的人类,或把整个南方古猿类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和不适的,也是不符合以制造工具为人类的标志的。

到中更新世(150或100万年到10万年前),这时的人类比南方古猿和早期猿人有着许多重大的进展。他们的身材增高,脑子增大,面部和牙齿相对地较小,行为习性更为复杂。这一时期开始到二、三十万年前的人类叫做晚期猿人(或猿人),分类名称是“直立人”。

猿人最早是十九世纪末在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发现的,而猿人的最丰富的材料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我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的,近年来在陕西蓝田、云南元谋等地还发现了比周口店更早的猿人化石。在非洲和欧洲也有少量猿人化石发现。

与现代人相比,猿人的脑子还小,平均脑量为800—1,000毫升。眉脊粗壮,头骨低平,骨壁很厚,头骨后部有隆起的骨脊,面部和牙齿都比较大。猿人的头下骨骼表明,他们已能近似现代人那样有效地完全两足直立行走。石器工具已有几种类型,技术较为进步。有些猿人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能用火,而且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用火的人。较晚的猿人已能成功地狩猎鹿类等大动物,社会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男女已有一定的劳动分工,已有较固定的居住基地。从猿人进化为智人。

早期智人(或古人)在二、三十万年前出现,广泛分布于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首次发现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以后,相似的类型在世界各地发现。在我国发现的有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等。

最早古人的形态既与猿人不同,也与现代人不同。他们的脑子比猿人大,达到平均1,200—1,400毫升,已在现代人脑的大小变异范围之内。与现代人相比,他们的头骨较长、较低和较宽,头骨后部的弯曲较锐;面部和牙齿较大;眉脊较为粗壮。头下骨骼几乎与现代人没有区别。

他们能制造较复杂的石器,有狩猎大的哺乳动物(如巨大的洞熊)的技巧,有埋葬死者的仪式,也可能已知道穿着衣服和人工取火。

在这一时期之末,至少在西亚,有着狩猎类型的改变,从对一般的大哺乳动物的狩猎到成功地猎取大群动物如野牛。狩猎方法的这种改变需要有社会组织的改变,需要形成比以前所必要的更大的社会群体。在改变到系统地猎取迁徙的成群大动物时,人类的婚配关系伴随着从以前的自足的小群体之间的外婚关系改变为一种更为广泛的外婚关系。

从早期智人演化为晚期智人(或新人)。新人起源的确切地区,现在还不清楚。根据现有资料估计,大概在亚洲西部和南部与非洲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大约在近五万年的期间内,这个地区的许多人群在向新人的方向演化,并从这个地区向外扩布,吸收和替代了古人而遍布世界各地,适应于当地的条件而演化成黄种、白种、黑种和棕种等。

新人的形态特征主要在头部。头骨较长(前后径)、较高和较窄,头骨后部均匀地圆隆,额部多少是垂直的,没有粗大的眉脊,面部相对地小和不突出。齿列总的来说,比早期人类要小。脑量平均为1,400毫升。头骨的形态主要是与脑的外廓大体一致的。面骨主要是位于头骨的前下方,因此整个头骨近于圆球形。

新人的物质文化更为丰富多彩,特别是这时出现了洞穴艺术。

今天的现代人是一个多型的物种,就是一个物种内分成许多亚种(人种),生活于不同的地

理区域。这些人种的性状是互相交错的,平均的肤色或头形等等在这一群到那一群可以不同,然而每一人种一般在某些性状方面是一致的,在遗传上不是象物种那样互相隔离的。现代各人种都有着共同的起源,最适应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主要的特征都是相同的,没有优劣之分,种族主义者把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反动的种族主义实质上是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生而知之”、“上智下愚”谬论的变种。

从社会制度来说,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前阶级社会——原始社会,然后在大约五、六千年前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由阶级仍然存在的社会向将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前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由阶级社会过渡到将来的无阶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无论是从一个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或是在一个社会形态内由低级到高级、由发生到发展,总是新生的事物不断战胜腐朽的事物,新的进步的形式代替旧的落后的形式。在阶级社会内,历史的发展总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

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人类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到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有了明显的改进,有了磨光石器,特别是开始有了陶器。孔老二所极力宣扬的人类黄金时代的尧舜时代,大体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可是这时人的劳动力还不能生产超出维持他们需要的显著的余额。他们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他们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天天都要努力来获得食物,又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列宁指出:“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无偿的赐物,这是笨拙的童话,……这种黄金时代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

随着牧畜、金属加工、纺织以及田间耕作的采用,财富迅速增加起来,并逐渐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原始社会解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的第一个形态——奴隶制。这时的生产力还是很低的,奴隶们农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一些剩余物,被奴隶主攫为己有,广大的奴隶处于极端贫困悲惨的境地,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恩格斯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毛主席说:“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人类的更美好的时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现有的资料,人类的四肢和躯干经过了漫长的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以后,在大约三百万年前,就已和现代人相似,已能两足直立行走,虽然还不完善。而脑子还是相当小的,脑量在前一百多万年内,平均大约是600—700毫升。由于手的使用,长期劳动实践的结果,首先是人类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姿势的确立,而脑子和脑壳是在四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立行走扩大了人的眼界,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了出来,触摸到比原先多得多的东西,工具的使用更加延长或扩大了人的感官,这样便明显增加了人的感性认识的来源,促进了人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觉能动性的发展。直立行走也促进了发音器官的发展,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斯大林说:“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

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类进化的科学事实表明,人类的脑子是随着直立行走,扩大了感性认识的来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当然,脑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身体各部分的发展,使视觉更为完善,手更为灵巧。

在大约一百万年前后,人类的平均脑量达到 800—1,000 毫升,在二、三十万年前,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人的脑子虽然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状还在改变,由基部较大的圆的馒头形变成了现代人的近似的球形。脑子内部的结构更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目增多,密度增大,新的联络在发展。人类在长期生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脑子迅速地增大了,人类特有的自觉能动性迅速提高了,人脑的“加工”作用的能力迅速扩大了。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就现代人来说,脑子的大小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脑量可以从一千多毫升到两千多毫升,智力都是正常的。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不能说脑子的大小与智力的不同,不能说脑子大的人就比脑子小的人聪明。脑子的大小与身材有一定的关系,身材较大的人有较大的脑量。每个人的脑子是有一定的差别和特点的,但都是大同小异的。一个人的智力才能,主要是通过他的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得来的。智力才能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实践条件的不同,由于参加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以及人们在实践中主观努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同时也受着阶级的影响。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是为人类进化的科学事实所证明的真理。

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类历史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想开历史倒车,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谁违反这个规律,谁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孔老二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古今中外一切主张倒退的反动派都是如此。